

集部

淮海集卷九

宋 秦觀 撰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汩汩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窅窕清都邃神水歆蒸翠釜涵列岫過霜仍晻暧雙松迎臘正驂驔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為結庵

椽葉囷頭釋馬銜區中奇觀得窮探崕空飛鼠聲相應江静羣峯影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談

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乘宿草庵參寥次韻　盤盤秀嶺拱層簷方丈門門揖翠嵐風激松梢聲間發月留泉底影相涵天機清曉倪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採白傳異時修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寄孫傳師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崕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尺青更欲杖筇留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倡首詩　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鑱鬼鑿露巖扃天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矗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

河葦不停　參寥和　曈曨杲日破林垌笑語相將馬暫停路與猿猱爭險磴身隨鴻鵠入青冥巉巖曲穴疑無底蟠屈蒼虬信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游刃發新硎

送蔣頴叔帥熈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田妙手匈奴右臂落清罇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風屬一罇莫許留犂輕結好便令甌脫復游魂

要須盡取熈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衘縶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賔主今為黄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宫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

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決決初滿地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烟雲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次王敏中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樓壯麗彩虹天際卧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次王仲至侍郎韻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為三輔冠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䊵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揺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却青蝇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罇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嫣女令馮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丞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唾輕為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萱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苑間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入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蕭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内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魯元福禄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幷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鬚鬟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卧聽螭口瀉泠泠

寄張文潜右史

解手亭皐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閱除書國為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别駕風流出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頳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沈燎縈歌扇雪帶梅香上舞衣氍毹樣雲團分御帑如椽蜜炬出宫闈食前方丈羅珍怪却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
一聲杜宇水邊魂遥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
粉堞女牆都已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湖邊梅濺淚
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
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黄犬出東門

寄錢節 時節出為揚州從事新録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來茫然極目春千里

尚想愁腸日九回緑水池邊聊復爾黄粱枕上信悠哉
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
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
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黄書兩鬢蓬

答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卧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携罇酒

賴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

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荅裴仲謨

十年淮海閒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

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

移病闔門參拜阻卧聽車馬去來聲

荅曾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懐烱烱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

白髪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
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峗嵬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虱幽花欹露葉
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
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為安鳥啼花發阻携手

水遠山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黄絹作春來尤厭恵文弹

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隂支枕星河横醉後

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髪誰知國士心

多謝名郎傳緑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荅閤求仁謝參寥彦温訪於墳所

老濞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

禪客他時問疾囬閧為樹風增永感却因水鳥證西來

已謀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邉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壁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遊

次韻何子温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者章

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舘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穿春仗綵旓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録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黄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禄陪羣彦晞髪陽阿遇故人

三百六旬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闍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闍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清芬繼肇生廻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覲甲寰瀛不比人間目雨亭歌斷瑶池雲杳杳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客醒

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䑛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吴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蓋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鐸龍人面春生紅玉液銀盤烟覆紫駞峰天涵秋色山山共樹攪鄉思葉葉重

便欲買舩江北去為懐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岧嶢樓閣抱非烟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横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白髪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

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宫

和黄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是逍遥趣偶爾還成汗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橐遽收諸品玉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效易牙

從此道山春困少黄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餽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斵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羮未愧蓴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薄禄養親甘旨少蒲包時頼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収來問涕潸然栖遲册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

卑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連天桐稍摵摵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圓湔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于丁氏園次少蓬韻二首

送次中諫議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
行臺諸部奏新聲留犂挠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
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送平仲學士

須句别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
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宫叅綴端如夢東觀分擕空復情
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九

淮海集卷十

宋 秦觀 撰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宫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晩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絶

芳草未應羞鵰鴞潛鱗終是畏提壺綦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携長脛鶴入廛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笑荅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誰把此花為刻漏修行不放一時閑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壞空成住未曾閑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此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凉如水
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别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
雪風横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
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晩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晩枝

裌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黄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

旋鑚新火爇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頼蜂臣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一作狂過一春

秋日三首

霜落邪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瀹花甆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名伯球見别三首

孤蓬短榜泝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名伯球南春欲盡為公重賦件牢愁子由詩云濛濛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将詩卷洗閑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隨方還有月為朋子由詩云筆端大字鵶棲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

罪垢汚交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雲巘風溪遂所求子由詩云高安此去風濤惡還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携君將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埭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共

卧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
為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為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
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絶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
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歳偶然同新歴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旛勝影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騶覺中原氣象寛天為兩宫同號令不教春歳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欒亭

陰陰數畝籜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上尚書錢丈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
家貧食粥已多時

觀厍户部錢尚書和詩餉禄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觧顐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
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縁灰偶因問訊維摩病
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粧微燭窺人愁斷腸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栢蕭森溪水南道人為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静對蕭蕭玉數竿偶為老僧煎茗粥自携修綆汲清寛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繖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道
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峥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鶯百囀
教坊先巳進新聲

仗下番夷各一羣機泉如雨自繽紛細看香案旁邉吏
却是茅家大小君

淮海集卷十

淮海集卷十一

宋 秦觀 撰

四絶 此贈道流盖有四時意錄者失其序耳

陰風一夜攪青㝠風定霏霏霰雪零遥想玉真清境上白虛光裏誦黄庭

其四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杆四角邉風拂亂雲毫髪盡獨留璧月向人圓

其二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

了知身不在人間　其三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請看仙山十丈文　其一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

猶有當時七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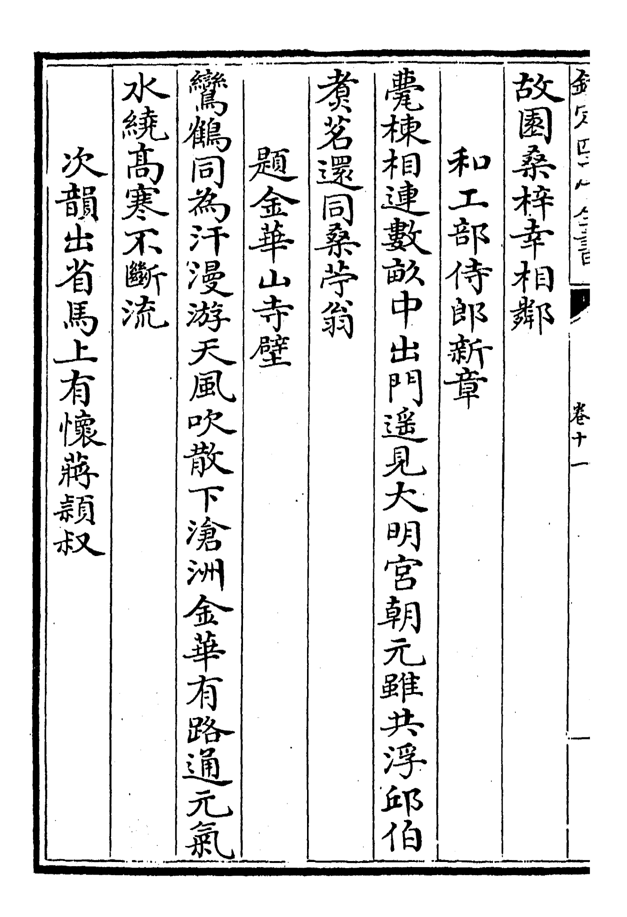
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絶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黄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别牛司理

半年淹郿越溪濵好爱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



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甍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遥見大明宫朝元雖共浮邱伯

煑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為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

水繞高寒不斷流

次韻出省馬上有懐蔣頴叔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
部曲千金賜裹蹄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倡首云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風送馬蹄不論埃壒與塗泥封印還家日己酉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
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

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菖萃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様只欠菖蒲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没深泥院裏安閑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趙團練畫江干曉景四絕

本自江湖客宦遊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横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為二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題務中壁

醞頭春酒響潺潺壚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闍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别平闍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絶句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十一

淮海集卷十二

進策

宋 秦觀 撰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

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踈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

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㸃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猒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鵾超絶之材宜見濶畧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

二篇爵禄者所以礪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虚實若别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作竒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徼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

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代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横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恍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説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

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元老耆艷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内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刋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煑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為先帝

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吏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養口體次之其殁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粤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

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暴主稱武帝為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

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疏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

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畧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

杜進上書斥為下郡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

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葢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彊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彊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彊勢者必以寬而彊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

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蹀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寛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粤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彊之弊實生於寛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絏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

於封豕長虵無所懲乂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强之弊必於崇寛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强弱之相乘寛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吏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欽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

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剌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

為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廹脇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歛之臣登老臣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寛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爾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决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㝠㝠之中矣夫

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寛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鮮之以寛猶虚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乎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

遏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慚明詔内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得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集卷十二

淮海集卷十三

宋 秦觀 撰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

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㕘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絶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

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

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髙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盖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

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幷林麓之饒則其居

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

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

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縣監察御史為戸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郄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

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為時輩所

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莱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

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葢不可勝數柰何専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劾則天下之竒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

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横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説平津侯

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

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恠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

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畧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瘉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

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修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校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

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剥剥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

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

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李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鮮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

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霧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叅侍從

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閒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為無當不根肱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為小人一切指以為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為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

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歷中仁祖鋭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為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為一網盡矣頼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

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為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糵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啟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乾隆御覽之寶

淮海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謄録監生臣歐陽燮

淮海集卷十四

宋 秦觀 撰

進策

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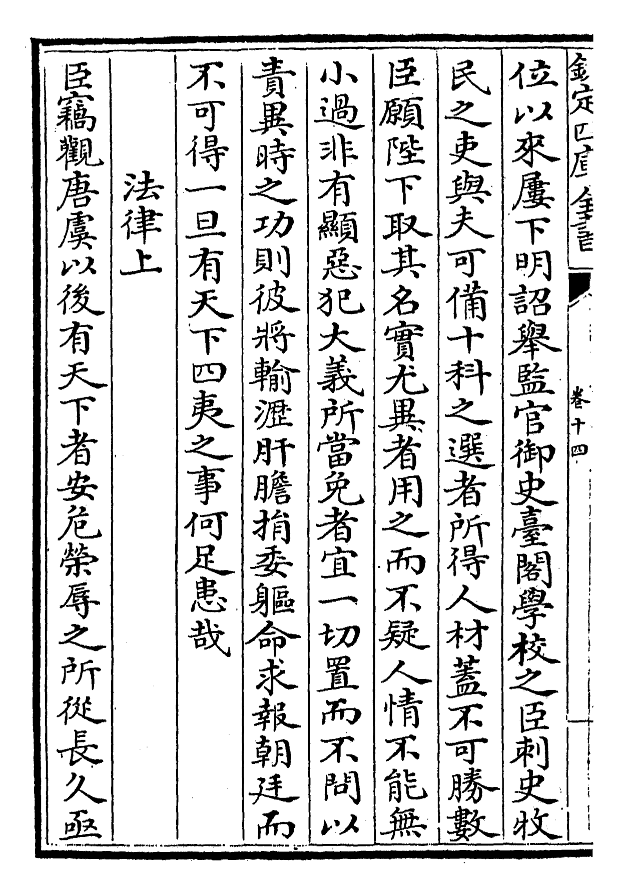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厲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

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官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

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梗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侏儒至於椳橶軸觧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梗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

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嶔歷落頳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櫱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恠也昔孟公

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黄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虚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怨駡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卭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



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

絶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葢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㫖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

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説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

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絶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絶而已葢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

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讐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令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

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竝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葢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

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黄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

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闌出財物矣客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説之今

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决久矣有司閲四方之牘眩䠂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兹雖稍復筆削著為一切之令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糸各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

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歳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為寛剩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葢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揺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

年而無定論不足恠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税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税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盖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盖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

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禦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

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

迂濶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甞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

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淩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延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

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禄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禄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

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閒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為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

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倒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騂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枝也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

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十四

淮海集卷十五

宋 秦觀 撰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竒儁偉之人或拘格而邅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

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禄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

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賔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

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

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吏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為雜揉名存

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黄冠之師乖違之條𠔥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禄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縁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何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

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禄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為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禄無以復加而

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卒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卒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卒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别之則牛驥同皁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

也今寄禄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禄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禄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

為之則爵禄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為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肖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脯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

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洒削而鼎食賔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歛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幷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恠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

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劒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

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廪庾以振之絶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

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搉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喑世也何則使顏閔言

錢不害為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

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闤闠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

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畆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漑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漑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

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畮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代田一畮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歷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畮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

副先籍境内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

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絶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

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令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宫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為之變數稍寛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諌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

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十五